



大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 May 200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年

暂定项目表* 项目 30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2001 年 4 月 30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 2001 年 4 月 30 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外交部长奈拉·梅尔科尼扬女士给你的信及其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暂定项目表项目 30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莫夫谢斯·阿别良（签名）

* A/56/50。

2001 年 4 月 30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一

[原件：俄文]

不久前作为联合国大会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了阿塞拜疆总统于 2001 年 4 月 3 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关于解决卡拉巴赫问题的谈判中所作的讲话，其中提出了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由来和经过的说法；对此我不得不声明如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当局一直努力克制，不对过去的问题进行争论，认为这种争论对寻求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于事无补，双方首先应该集中心力为本区域建设和平稳定的未来。当然，无可争辩的是，高加索地区目前的状况含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其原因是，千百年来，这一区域一直是各种地缘政治势力的交叉口，各个列强——波斯、奥斯拉、俄罗斯、苏联——在此发生利益冲突。

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们的对手坚持完全相反的立场，越来越猖狂地开展宣传运动，挑起徒劳无益的争辩。其最近的一个例子便是上面提到的阿塞拜疆总统在基韦斯特所作的讲话，其中他其实是重申了他早在 1999 年初就已经制订的政策：“今后需要创作这样的作品，它们必须长期、一贯地证明，亚美尼亚现在所在的这块土地是属于阿塞拜疆的。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为后世后代开辟道路”（1999 年 2 月 11 日，“巴库工人报”）。

阿塞拜疆的这一官方国家战略也反映在阿利耶夫的上述发言中，它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担忧。为了防止今后对过去的事件所单方面的解释、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前途发生不利影响，并为寻求解决冲突建立客观的历史根据，我们认为，必须提出一份备忘录，说明关于本地区历史的一些不争的科学事实，以及阿塞拜疆的解释。请将这份备忘录作为联合国大会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奈拉·梅尔科尼扬（签名）

2001年4月30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二

(原件: 俄文)

备忘录

在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

阿塞拜疆的说法

亚美尼亚族到外加索的时间不长, 亚美尼亚人是在 19 世纪出现在这个地区的。“在俄罗斯与伊朗签署了古利斯坦和平条约和土库曼查伊和平条约之后, 亚美尼亚人开始大批在历史上属于阿塞拜疆的土地上定居, 在南高加索采取了旨在建立一个亚美尼亚国的政策。与此同时, 将阿塞拜疆人驱逐和赶出自古以来就属于他们的土地”。¹ 议会议长阿列斯科罗夫说, “自 19 世纪初以来, 自俄罗斯与伊朗签署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查伊条约以来, 自亚美尼亚人从伊朗和近东其他国家移居到阿塞拜疆, 特别是卡拉巴赫、埃里温和纳希切万以来, 就一直对阿塞拜疆人实行种族灭绝”。²

事实

据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斯特拉博(公元前一世纪)等古典作家记载, 亚美尼亚的东北边界是库拉河。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是亚美尼亚第 10 省——阿尔查赫——的一部分。亚美尼亚文字创始人梅斯罗普·马施托茨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马图尼区的阿马拉斯修道院创立了亚美尼亚第一所用新的亚美尼亚字母进行教学的学校(405 年)。

驳斥阿塞拜疆关于亚美尼亚组只是在 19 世纪才出现在本区域的一派胡言的另一个事实是, 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公爵从 18 世纪初以来就开始与俄罗斯宫廷和某些欧洲列强进行多年的书信往来, 这些书信已作为文件保存起来。³ 在波斯统治期间, 为了发展伊朗的手工业, 许多卡拉巴赫的工匠与家人一起被派到伊朗的各个地方。在俄罗斯并吞亚美尼亚和卡拉巴赫之后, 他们又开始回到自己的家乡。在阿塞

¹ 阿塞拜疆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告阿塞拜疆人民书, 2000 年 3 月 30 日《巴库工人报》, 第 1 页。

² 在议会《我国历史上悲惨的篇章, 种族灭绝》的介绍, 2001 年 4 月 1 日。

³ 见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 fnd. 100, 中亚, 1739, d. 2, sh. 62; fnd. 100, 中亚, 1724, d. 4, sh. 17; fnd. 100, 中亚, 1724, d. 4, sh. 16; 中央古代文献国家档案馆, fnd. 彼得大帝研究室, sect. II, bk. 66, sh. 541-541; fnd. 彼得大帝研究室, sect. II, bk. 66, sh. 520; S. A. Mamedov, 《阿塞拜疆人民与亚美尼亚人民的历史联系(17 世纪下半叶和 18 世纪上半叶)》, 1977 年, 巴库, 第 216 至 239 页。

拜疆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⁴ 著名俄罗斯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俄罗斯驻波斯大使格里博耶多夫也因协助这一进程而死。至于作为现代阿塞拜疆族的祖先的突厥族部落，他们是在 11 世纪至 13 世纪开始来到外高加索的。⁵ 他们只是在 18 世纪后 30 几年才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出现的，⁶ 而且至 1921 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并入阿塞拜疆之时，从未超过人口的 3% 至 4%。

不过，讲突厥语的人口向外高加索移民浪潮最高时是在 19 世纪末。在此不妨引用阿塞拜疆历史的一些数据。“1897 年，在巴库和伊丽莎白托波尔省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口约有 100 万人。但是，从很不完全的数据来看，从 1880 年起，单是来自南阿塞拜疆的西北部省份的季节工人每年就有 30 000 至 35 000 人。实际人数还远远不止这些：许多季节工人没有得到领事馆的入境卡或护照，非法入境。光是韦尔基奇和阿尔达比勒这两个区，每个区每年提供将近 20 000 名季节工人，即平均每个农户一人。来自南阿塞拜疆的大部分季节工人在巴库的企业落脚”。⁷ 其实，据非常不完全的数据，在居住在巴库和伊丽莎白托波尔省的 100 万名阿塞拜疆人中，自少有 60 万人（60%）是自 1880 年以后从伊朗境内来的。阿塞拜疆学者自己也承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用“阿塞拜疆”这一名称来指现代的阿塞拜疆领土只是在 1918 年才开始的，当时在巴库上台的木沙瓦特派力图使其后来对伊朗邻近省份（阿塞拜疆西部和东部）的领土要求合法化。将“阿塞拜疆人”列为一个民族是在 1930 年代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他们在俄罗斯和苏联的所有资料中都被称为“高加索鞑靼人”或“突厥人”。

在苏联时代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

阿塞拜疆的说法

苏联领导人奉行驱逐阿塞拜疆人的政策。“在苏俄的帮助下，赞格祖尔和其他一些阿塞拜疆土地被宣布是亚美尼亚领土。苏联领导人对各突厥族穆斯林共和国采取歧视政策，他们作出的决定使亚美尼亚人从 1948 年至 1953 年达到了将阿塞拜疆人大规模驱逐出其故土的目的”。⁸

⁴ 《阿塞拜疆史》（三卷），编辑：I. A. Guseinov 院士、A. S. Sumbatzade 院士等，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0 年，巴库，第 2 卷——“从阿塞拜疆并入俄罗斯到 1917 年 2 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 22 至 23 页。

⁵ 《阿塞拜疆史》，1958 年，第一卷——“从远古时期至阿塞拜疆并入俄罗斯”，第 140、170 至 172、202、204 页。

⁶ 同上，第 337 页。

⁷ 《阿塞拜疆史》，第二卷，第 253、261 和 262 页。

⁸ 阿塞拜疆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告阿塞拜疆人民书，2000 年 3 月 30 日《巴库工人报》，第 1 页。

事实

1918年，亚美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当时，其领土约有6万平方公里。后来，布尔什维克人和土耳其将1921年《卡尔斯条约》和《莫斯科条约》强加于亚美尼亚，将亚美尼亚肢解，从而给阿塞拜疆大片领土，包括纳希切万和毗连各区。布尔什维克人还从亚美尼亚夺去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将亚美尼亚领土缩小到29800平方公里。此外，“就民族组成而言，亚美尼亚的人口比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单纯得多。据1922年的人口普查，亚美尼亚人占85.98%，突厥人和波斯人共占9.8%，俄罗斯人占2.45%。少数民族分布在亚美尼亚各地，加起来也不超过任何一个县的居民的19%。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所不同的是，主要民族在城市比农村所占的比率更大：亚美尼亚人占城市人口的91.7%，占乡村人口的84.7%”。⁹此外，“1917-1920年期间的内战在阿塞拜疆在很大程度上因民族因素而激化，导致人口大量迁移，主要造成少数民族人口减少。因此，如俄罗斯族的人口就从1913年的20万减至1921年12万。亚美尼亚族人口也发生大规模迁移，以前亚美尼亚人在主要是突厥族的人口中有较大的社区，在谢马哈、格奥克柴、阿格达什、努哈（舍基）等县共有73526人；至1921年，一共只剩下12716人”。¹⁰

冲突的历史根源

阿塞拜疆的说法

“发生这场冲突是因为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有领土要求，企图夺取并吞并自古以来就属于阿塞拜疆的土地——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事情就从1988年开始，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仍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然而，由于苏联领导人对阿塞拜疆采取不公正的立场。而且也可能是由于不愿意避免冲突，这场冲突愈演愈烈，扩大成为一场战争，我谨指出，1923年，阿塞拜疆政府赋予阿塞拜疆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地区以自治区地位，它享有所有自治权利。因此，爆发这场冲突没有任何客观理由。”¹¹

事实

国际联盟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列入巴黎和平会议议程，作出这项一项根据是1919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全国委员会和阿塞拜疆政府之间的协定，其中双

⁹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卷，关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章，1926年，第419页。

¹⁰ 同上，第一卷，关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章，1926年，第642页。

¹¹ 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在2001年4月3日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举行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先生与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和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同主席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

方同意，纳戈尔内卡拉巴赫问题必须在巴黎和平会议上解决。¹² 就在亚美尼亚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的第二天，阿塞拜疆两次——1920年11月30日、然后又在12月1日——宣布拒绝对包括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在内的有争议领土提出任何要求。1921年7月4日，在俄罗斯共产党高加索党委全体会议上，阿塞拜疆方面提出的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纳入阿塞拜疆的提案遭到推翻，并作出决定，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纳入亚美尼亚。会上还决定，单单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举行全民投票。然而，1921年7月5日在斯大林施加压力之后，高加索党委全体会议未经讨论和投票便通过决定，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纳入阿塞拜疆。正是这一未经布尔什维克区域党政机关合法授权、也未考虑到卡拉巴赫居民的意愿通过的非法决定，迄今仍使阿塞拜疆领导人得以使其对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其他领土的要求合法化。

在1988年之前，在1920年代、1940年代和1960年代都曾提出过将卡拉巴赫回归亚美尼亚的问题。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属于阿塞拜疆的整个期间，阿塞拜疆共和国当局奉行歧视性政策，这项政策在海达尔·阿利耶夫上台之后就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是在海达尔·阿利耶夫担任阿塞拜疆领导人之后，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才感到，他们完全是这一地区的主人。1970年代，在那里有许多工作，这导致了附近各区——拉钦、阿格达姆、贾布拉耶尔、菲祖利、阿格扎贝迪等区——的阿塞拜疆居民涌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由于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海达尔·阿利耶夫的远见而采取的所有这些措施都有利于阿塞拜疆人口的涌入。1970年，阿塞拜疆人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18%，而1979年为23%，1989年则超过了30%”。¹³ 从1926年至1980年，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有85个亚美尼亚村庄（30%）消失，而没有一个是阿塞拜疆村庄消失。从1970年的人口普查到1979年的人口普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的亚美尼亚人口增加了1.7%（2 000人），而阿塞拜疆人的数目则增加了37%（10 000人）。在40年（1939至1978年）的时间里，在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的阿塞拜疆人人增加了2.6倍，而亚美尼亚人人则减少了7.3%。在20年（1959年至1979年）的时间里，在亚美尼亚的阿塞拜疆人人增加了49%，而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人只增加了7.5%。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属于苏联最高的地区之一。因此，195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每100居民25.1人，1956年为每100居民28.8人，1961年为1 000居民

¹² 《“国际联盟”，第一届大会记录》，第二委员会会议，1920年，日内瓦，第173和174页；“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内卡拉巴赫自治区教育史（1918-1925年）”，文件和材料，1989年，巴库，第23至25页。

¹³ 阿塞拜疆外交部长拉米尔·乌苏博夫，《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拯救工作从70年代开始》，“全景报”，1999年5月12日。

32 人。¹⁴ 在阿塞拜疆的各个地区，特别是在纳希切万自治共和国，亚美尼亚人口完全消失了。

阿塞拜疆在开展沙文主义政策的同时，还在阿塞拜疆全国境内摧毁亚美尼亚的历史文物。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克尔巴加尔区的 Dadivnk 修道院。“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将它视作是亚美尼亚基督教的残余，尽量将它摧毁。当时——这是在 1980 年代中期——我向克尔巴加尔区委第一书记要求制止摧毁文物，我听得到的回迄今令我不安：‘这个亚美尼亚修道院与你有什么关系？’”。¹⁵

卡拉巴赫冲突的法律方面

阿塞拜疆关于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属于阿塞拜疆的论点从法律角度看也是没有说服力的。1992 年，在国际社会承认阿塞拜疆共和国之时，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1991 年 12 月 10 日，纳戈尔内卡拉巴赫人民遵照苏联当时实行的所有法律和国际法规范，包括苏联关于决定有关某一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的程序的法律（这项法律于 1990 年 4 月 3 日通过，给集中在某些地区的自治机构和民族在涉及一个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时独立决定其国家法律地位问题的权利”，在有国际观察员在场的全民投票中表示希望独立。1991 年 8 月 30 日，阿塞拜疆最高理事会宣布恢复 1918 至 1920 年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国家独立。然而，纳戈尔内卡拉巴赫并不是 1918 至 1920 年的独立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是得到国际联盟的肯定的。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是由苏维埃政权转让给阿塞拜疆的。然而，巴库官方在 1991 年 8 月 18 日通过《关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家独立的宪法法案》之后，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非法的，否定苏联的法律和政治遗产。巴库本身这样做事实上等于是承认长达 70 年之久的强行将纳戈尔内卡拉巴赫扣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的做法是非法的。

2000 年 4 月 25 日

¹⁴ 《苏维埃纳戈尔内卡拉巴赫 40 年的成就-数字》，统计数字集，1963 年，斯捷帕纳克特，第 39 页。

¹⁵ 哈吉·伊斯坎德尔，《LeI kala-近在咫尺、又高不可攀的堡垒》，“井架报”，第 10 期，2000 年 3 月 16 日至 23 日。